

竹澗文集

集

竹澗先生文集卷七

墓銘狀碑祭文二十三首

東溪居士陳君墓碣銘

浙之義烏有曰東溪居士者藝邑西楊村其子勤以墓文請予與居士同郡而勤嘗從予游故聞居士之風舊矣雖不敏弗容於辭居士姓陳氏諱俊字彥秀號曰東溪世居邑之倍磊爲聞家其先有曰垠者任松楊教諭垠傳鏞徐州知州鏞三傳爲啓聰甫樂善好施壽而且康即居士父也居士質性剛毅不事表襮讀書了大義自少子立無兄弟事父盡歡喪母哀而有禮處宗族無間言調鄰黨不靳嘗建居室以抑畏爲扁衆目之曰此謹愿人也歲饑應募輸粟有司

榮以冠帶辭弗受又目之曰此古朴人也里閭之求
直者率恂恂片言解紛以去又目之曰此忠直人也
夫孝事其親仁睦其族而行義重於鄉之人一命弗
沾一善莫名居士之於爲人果何如也世有所謂隱
君子者其殆斯人歟其殆斯人歟卒正德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朱氏有賢行子三人曰
惟正曰勤曰惟榮皆克家勤尤性敏嗜學駸駸嚮用
居士隱德將藉以顯矣銘曰倍磊陳氏太丘之裔雲
仍多賢德星恒麗湜湜東溪居士樂只源深流長比
德之美仁不必壽維名之垂才不必用維後之貽揚
村之原穹碑在焉百世而下可誦以傳

處士義翁潘先生墓碣銘

婺源處士義翁潘先生既卒塋邑北之破石源其配
胡孺人附焉正德辛未子錡舉進士奉先生從弟玉
卿僉憲所爲事狀請銘於碣錡嘗從余游而玉卿與
余同年進士以是稔聞先生之風按狀先生諱瑛字
玉英義翁其別號世居邑之挑溪其先閩之三山人
唐末逢辰者避亂于此因家焉高祖諱侑隱居行善
當洪武初法禁嚴切獨以謹厚全門戶曾祖諱虎克
世其業祖諱勤成年二十早世父諱炯資幼孤長克
自立以子貴 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 贈
孺人繼母胡氏 封太孺人先生兄弟四人行第二
其季曰珏官至福建僉憲先以治縣有績獲 贈封
父母云先生天性孝友肯堂肯構嘗作棣華聯輝樓

以怡兄弟學士篁墩程先生記其事平心率物不吝
施予好詢人所行失得勇於克己宗族鄉黨咸愛且
敬强者愧屈弱者得藉賴自立一日見餓夫墮
溝中衆委之去獨起而飲食之得不死人稱之曰義
翁先生聞而笑曰斯名詎取當顧名思義可也自是
居常器用悉書義字蓋取盤銘之意性敏善記憶凡
學庸語孟典謨訓誥皆能默誦雅好觀史客至與論
古人成敗歷歷指掌喜獎進後輩族黨賴以成者甚
衆教子第尤勤故僉憲君輩先後登庸爲時名臣錡
方接武仕途潘氏之所以益昌大者不偶然也孺人
雲峯先生八世孫崇陽尹濬之姊勤儉孝敬協德于
夫每誦雲峯言曰一日苟存願存一日好心願爲

日好人旦必焚香 祝天務積陰德以貽後嗣比先生
歿矢心教子脫簪珥爲費要于其成而後已克婦克
母先生生正統辛酉以成化丙午卒春秋四十有七
孺人生正統己未後先生十六年卒春秋六十有二
長子銓次鏡次即錡長女適高安程鳳次適富春吳
深孫男五人天潤天活天清天潮天漢孫女四人銘
曰賢哉義翁不愧其稱人則稱我我斯服膺留留斯
世惟利是趨不詭以隨由我坦途宜其家人義刑于
內宜兄弟義著于愛子孫多賢維以義方鄉閭化
之義聞孔彰孰利不害孰義不利賢哉義翁以克末
世

漁隱先生潘公墓誌銘

弘治乙丑七月二十一日我伯父漁隱先生卒其子
海門司訓榮之官舍 扶柩歸葬寓書京師俾希曾
銘其墓希曾時居諫司會多故未果越十三年乃克
造銘勒石追瘞壙前嗚呼痛哉先生諱瑋字用夫姓
潘氏世為金華儒籍曾祖諱彥亨洪武中徵取人才
祖諱文華 贈監察御史父諱洪官至廣西按察僉
事 贈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母吳氏 封孺人 贈
宜人兄弟六人長諱璵官至無為州節判次即先生
次諱瑄次諱璋官至陝西按察副使 贈中憲大夫
希曾先府君也次諱璠次諱環先生自幼隨宦京邸
佩服庭訓兄弟自相師友諸經子史多涉獵攻詩書
屬文後從少司寇滁陽劉公游造詣益深景泰甲戌
僉事府君卒于官時長兄不在側先生奉母携弟妹
歸喪萬里以禮襄事既免喪慨然歎曰老母在堂吾
兄既縻于官吾不能復離膝下求仕進也諸弟勉之
於是一意孝養愉婉承順務得親之歡心甘旨饋祀
門戶一不以累其兄若弟如是者二十年母宜人以
壽終節判府君遷轉三州先府君亦已成進士官朝
行矣天順中郡縣薦先生才德辭不就後屢以鄉飲
請皆辭不赴成化乙巳訪先府君于蜀縱覽山水而
歸弘治庚申就海門之養優游五載尋卒先生天性
醇樸篤于孝友父母在不忍一日去左右處兄弟怡
怡無間言教子姪講授不倦與人交謙恭以和生長
宦族而能甘淡薄樂隱逸人尤難之自棄舉子業古

文益高詩極清婉書得歐虞筆意妙自成家晚年放
情觴詠與星齋錢先生諸耆碩爲北山詩社士大夫
求文者交於門因家雙溪之涯自號漁隱鄉人稱爲
漁隱先生而論君子者必曰漁隱漁隱所著有應酬
稿湖蜀紀行錄若干卷先生生宣德己酉正月十八
日享年七十有七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合窆于朱
氏安人墓在武義縣柘塢先塋之側安人品名族南
京刑部員外郎璵之女年二十一歸先生甚宜于家
姑年高得末疾安人晝夜扶持經歲無倦容尤注意
教子家政內助居多成化癸卯五月三十日先卒其
生在宣德庚戌十一月四日享年五十有四男子二
人長即榮今陞龍溪教諭次植側室楊氏出女子二

人適永康王玻孫男四人燧焯焮燿孫女二人銘曰
惟潘氏居婺儒籍有聞詩書簪組是貽是承嗟我伯
父其生振振祿弗自取惟以成弟昆學不必用世其
家以文孝友自靖儒素終身評高于鄉報在其子孫

福建按察司僉事進階中順大夫潘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玉汝姓潘氏其先閩之三山人唐末逢辰
者上書闕下不報避亂于歙徙婺源之桃溪遂家焉
厥後世有聞人譜牒具存曾祖諱虎祖諱勤成父諱
烟資 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 贈孺人繼
母胡氏 封太孺人公賦性醇篤自幼劬書十歲作
詩有驚人語十有二歲從鄉先生張文輝受尚書歷
五寒暑學成會戶當遠役而母病兄弟皆弱時署府

事閭經歷以御史左遷公持詩文謁訴閭才之遣補
邑庠生免其役天順甲申也是年冬齊孺人卒戊子
蘄水卒蘄水初得疾爲公兄弟析產以水田若干畝
佐讀書旣終喪公請於諸兄合轡肆力問學作風樹
圖以寄哀學士篁墩程先生守制休寧公以所學往
質之篁墩恨相見之晚曰君名進士也成化癸卯領
鄉薦連登進士乙巳奉檄督賦南畿明年授湖廣蘄
水令公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令爲民父母而
水旱無備柰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
中門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太旱盡發倉
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
多種麥爲來年計復勸分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

爲害自是益廣儲蓄更建倉縣治之北號聚民倉前
後積粟八萬餘石又益類之縣之南門渡恃舟以濟
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金不免覆溺之患公合二年
費爲浮橋經久不病又以廟學湫隘闕而新之作興
士類每爲講授成材甚衆邑故多盜公令鄉民聚居
列柵啓閉盜乃沮義官劉洪者實黠盜其子耻與同
惡洪殺之事洩亟遣人分捕并獲其黨十數軍旣而
司府將脫之公具獄請對卒如公按初 荆府致幣
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
婚其子公不可旣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爲啓事辭謝
於是 王知公不可干矣久之 王以罪廢公無染
焉治蘄凡十二載秩滿當去賦別思詩士民遮道共

立去思碑李教諭復取別思詩梓傳之名甘棠集弘
治戊午遷金華同知率如治斷而職專清戎尤慎勾
稽未嘗徇權勢爲取舍有蘭溪民誣姪夜毆叔殺其
教妾縣官治姪死罪冤累年莫辯公閱成案見其初
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
婦人裸而救鬪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
姪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矣何是矛盾耶公
爭之陳不能奪三載奏績便道省太孺人于家有歸
志還次嚴州投牒告繳部檄郡人士相率挽留而上
官亦弗許尋就職乙丑武宗即位公入賀陞福建
僉憲奉勅督理屯田明年正德改元公上任考簿
書革奸弊豪猾侵尅之徒悉寘于法屯政漸復一日

監斬夜歸病不能寢食歎曰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
能救何以仕爲乃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
知恐其得禍勸止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
主去公戊辰吏部書公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
米百五十石時公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歸數月太
孺人卒居喪執禮休沐卜有五年尸跡不出山惟赴
鄉飲避寇兩至縣耳優游林泉文詠爲樂夜課諸孫
誦習不倦訂輯譜牒作勸善碑於道側睦族化鄉之
意老而彌篤嘉靖改元今上皇帝以尊號覃恩
進階中順大夫其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卒生正統丙
寅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初號雪竹軒入官
曰澹翁晚更萬卷山人人多稱澹翁先生云所著有

甘棠集三觀稿晚遊錄澹翁稿雲萍唱和展驥集桃
溪族譜凡若干卷公質直自信好義不好名久資常
調世罕知其爲人半生仕宦携家者僅四載清苦儉
素終其身可謂之古君子矣配吳氏邑名家女 封
孺人生正統乙丑十一月十一日卒正德辛未二月
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七葬邑之齊村程家坑公平
生不內顧者以孺人賢也男子七人鐸鎧鎮欽鎰鉛
錄鎮邑庠生鎧鎰鉛錄早卒女子一人適同邑引禮
舍人胡琨孫男十人濟滋潢河沐澍沫解津澎濟滋
皆邑庠生潢連舉解元進士爲樂清令有聲孫女八
人曾孫男一人士懋曾孫女二人鐸等將以卒之明
年某月日奉柩合葬吳孺人墓乃狀公行禪鎮走千
里來乞銘昔公倅金華希曾以諸生受知嘗遣鎮洎
從子錡受學錡後登進士而公從弟玉卿憲長與予
同年故最爲知公不敢以不敏辭銘曰舉世脂韋以
苟富貴直道辜人不卑下位俗雖不合民則我懷令
邑倅郡循良之才晚奉 璽書僉被閩臬風裁獨持
權璫見厄載歌歸來幅巾深衣古貌古心爲鄉人師
噩噩遺集不朽之器矧子若孫厥美世濟人之不遇
一時謂何天定勝人公得孔多程抗之陽有封若斧
公斯合葬其永千古

封孺人劉氏墓誌銘

孺人諱祥字淑鳳姓劉氏順天府永菱溪石公之配
大鴻臚介菴府君之子婦父諱廷茂國子上舍母柴

氏二族皆滌之望故上舍擇壻必求如菱溪者孺人性聰慧幼習姆教稍長通書數年十六歸公逮事姑王宜人姑悅其孝夫賴其賢及公舉進士官京師以姑年高不忍離留侍于家公尋以監察御史進階孺人遂有封號已而公按廣東王宜人壽終孺人龜勉大事竭其哀誠初以不克隨宦勸公置側室視其子不異已出晚得痰疾甚危既蘇謂公曰吾旦夕且不保宜及吾存爲二子計乃均分貲產無毫髮私其所出又以母柴無後迎養十餘年迄送終焉以勤儉居富貴以恭讓處娣姒以讀書守身教子孫奉賓祭必盡禮御臧獲務使得所樂善賙貧終其身不妄凡宗黨語內則莫不稱孺人云孺人生成化丁亥四月五日以嘉靖癸未五月九日卒得年五十有七男子二人繼芳國子生繼先庠生女子一人許嫁士族繼芳嫡長也孫男四人坦庠生餘幼孫女二人卜葬於城南龍蟠山白水村之陽將以其年之十二月十日襄事公乃手狀淑行丐余銘余寓滌頗久雅與公善聞大夫士稱孺人之行如公言乃爲之銘銘曰詩詠葛覃以著婦則載歌螽斯式彰母德婉婉孺人衆美在躬以宜其家以代有終命服光華借貴君子德音不磨貽範閭里惟茲窀穸白水之陽勒辭堅珉千載其藏

孺人李氏行狀

孺人姓李氏金華處士王先生之配進士銓之母也

父諱寶觀金華名族有隱德母王氏孺人自幼端淑
工女紅爲父鍾愛嘗指謂母曰是女他日必能昌大
其家及笄歸先生舅克厚翁一見異之曰是婦福器
過人吾宗其賴之孺人脩舉婦職協相家政王氏之
產日裕以隆初爲冢婦諸叔尚幼躬爲縫浣飲膳比
就外傳恒竭力資給叔瑁早世以其子爲後至壯猶
爲諱護不令自已出瑁遺一女與孺人女年相若
且先後嫁孺人憫其失怙裝資必加厚焉姑邵嘗目
之曰新婦好心地如此他日有好子孫是其報也先
生善教子孺人一意贊之量諸子資性教以治生讀
書各有專業弘治戊午銓舉浙江鄉試第三人明年
成進士孺人每得報輒慨然曰吾舅姑望吾元久矣
顧弗及見奠告墓所哀若初喪其誠孝尤能追遠如
此居常儉約至於禮賓卹族曾不少靳處妯娌得其
歡御婢僕得其力撫諸姪若已出故卒之日闔族大
小痛惜之不獨其所親之哀也孺人生正統丁卯九
月十三日卒弘治庚申正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
四男子四人長鑰次錦次卽銓次鐸爲叔瑁後女子
一人適同邑周某孫男二汝謙汝嘉孫女一皆幼以
卒年夏五月巳亥葬城西畫堂先塋之側壬戌之秋
銓詣其友人潘希曾請狀其事飲泣具道如此嗚呼
婦德如孺人可無稱述使就泯沒哉曩希曾在鄉校
與孺人子銓相友善蓋嘗知孺人之爲母矣銓少俊
敏士人多樂與游孺人教以尊師取友遠無益交儕

輩有爲游戲者銓輒不敢近日母將不悅也尤好爲子聚書聞有典籍不吝重購一日比鄰弗戒于火延藝且迫時銓適他出孺人倉卒攬取群籍一切蓋藏棄不暇顧是皆卓卓耳目所覩記者其可使無聞哉肆并述之以竢立言君子采焉

令尹呂侯去思碑

人有久而不能忘事有無所爲而不能已此德澤之孚而人心之公也義烏縣令呂侯盛去邑且三載邑之耆民陳良積輩將刻石以繫其思乃介醫官陳節之丐予文予蓋嘗識侯者而節之予友也其言曰侯建平人也起家進士莅吾邑凡六載始至聲色不少動人之民安士習胥若徒咸畏以服去之日衆弗忍

舍旣去益思之至于今不已其政則農桑學校之急抑強植弱平徭息訟取力於隙而百廢興殖財於儉而上供備約俗於正而異端詘條教有式追呼不擾用是家給人足風俗淳美當時臺臣具薦于朝而侯不以喜暨被徵命顧眷眷若弗欲棄去者蓋侯之績莫可殫述而侯之心誠不忍吾民矣吾徒野人思之不置則圖所以繫其思而傳于後微吾子之文則亦無所繫而又不必信于後之人予聞而歎曰民不難感亦不易感也撫我則德霑我則怨世蓋有疾視其上者蓋有攘臂以亡其上者况乎去而思思而不忘若是耶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謂能子其民而民父母之矣又曰求言孝思孝思維則謂人子於

父母思慕之不忘矣然則侯之見思固可以觀德而
若等所為倦倦茲舉固可以驗人心之公假使上出
於干譽下涉於獻諛則去未必思思未必久而茲舉
也未必待今日矣夫又奚取哉昔者子產遺愛孔子
稱之何武去思史以為美談愚敢竊附其義為若等
書匪惟繫一邑之思抑以示勸於將來

祭外舅太守梅澗先生文

嗚呼坦夷豁達町畦不立思公之德其古遺直作牧
名州甘棠勿拜思公之政其古遺愛歸休二紀文酒
自娛官不滿能惟後之貽年高七十太平遺老歸全
造物曷挂懷抱我先大夫公表兄弟不才受知館甥
千貳言念疇昔垂髫侍側撫我誨我期我成德既長
筮仕驅馳靡寧歲月幾何計音路聞棺不知殯毳弗
及瘞拊膺痛心慚負無地始自策勵將用報公迂愚
忤時速戾厥躬賦命自天何尤於人矢心弗渝敢墜
大恩我酒既酌我殽亦薦陳辭叙哀神其來鑒

祭湛母太孺人文

惟靈德媿孟母子成鉅儒操觚翰苑黼黻帝圖惟
帝乃嘉恩封是錫冠帔輝煌式章有德潘輿就養
萊綵承歡優游壽域聿終天年某託交賢子獲拜北
堂瞻望弗及敬奠一觴尚饗

祭盧母文

惟靈夙抱懿質長歸名門主饋貞吉竭誠藻蘋禮相
夫君家道日熾借老八旬為人中瑞厥有賢子克由

義方歷敷中外端委班行祿養既娛板輿方導俄焉
告終豈天弗弔某等鄉里後生通家末誼緘詞遠將
一觴敬酌尚饗

祭太守徐廷實文

惟公性敏而淳行恭以和問學夙成登名甲科仕逾
一紀平生不渝明慎刑獄累遷大夫惟賢惟能 帝
心簡在擢守大邦藩垣攸賴一卧三冬竟以不起慶
門未集弔途俄啓生稟之懿孰其畀之勲業之就孰
令已而豈山川清淑之氣偶鍾人世倏散而逝雖造
化亦莫知其所謂嗚呼生死旦夕彭殤何殊公於此
理諒已不疑顧公之遺憾若在其身後而縉紳之流
涕則悼夫仁者之不壽公易簣時援筆作書有姪曰
杲可以後予公之繼室名門令德有承祀矢死靡
慝惟茲得所亦可以死死而有知日終瞑矣某等鄉
里朋舊義同兄弟死喪之懷曷其有既方圖舉公之
棺歸葬東崑薄奠致誠眉宇如見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母文

嗚呼修短隨化物理之常惟德之懿可以流芳閨壺
之行無非無儀惟子之賢厥德可知昔者軻親侃母
皆以其子有聞百世之下雖死猶生安人篤生賢子
甲科蜚英清才雅識慈範具存俄一疾以溘逝亦何
歉於遐齡某等宦遊是邦辱交令子一奠之陳情弗
能已尚饗

祭憲副鶴軒戚先生文

鳴呼古今人世惟壽匪易然壽或不足於富貴而富
貴或不免於子孫之累豈造物無全功而人生難乎
其值抑多福自求而本乎有德之致先生登名甲科
歷官臺寺早辭金紫之榮久樂林泉之味諸子競爽
宦學世濟孫曾繩繩引之弗替是以身康心寧逍遙
九十巋然人中之瑞矧先生儒業世承苦節自勵居
鄉抗正直之風在公著冰蘖之譽不詭不隨惟禮惟
義此先生德之可見者而福壽所自也某等鄉里後
生猥託姻契緬懷儀刑悼茲長逝將微忱於薄奠庶
來格之不昧尚饗

祭俞夫人文

荷歟夫人夙開姆教作嬪於俞尊章是孝惟勤惟儉
葛覃之風子孫蟄蟄蠶斯其同相厥夫子歷敷仕路
三紀勲名罔復內顧夫子之賢惟邦之慎晚荷簡注
掌憲 帝廷來自南服夫人爰及榮膺 詔封入朝
宮掖翟冠霞帔有德之章胡弗遐壽一疾溘亡某等
辱知夫子咸仰內則一奠之將不勝哀惻尚饗

沛縣飛雲橋祭大河文

惟河導自積石會歸于海潤澤厚土通利舟楫功施
博矣邇來河南支流多淤專趨沛徐遂貽運河之患
茲非神意實任事者之責也某奉 天子明命來治
河事方議疏支河以殺上流修長隄以保運道躬率
官屬閱視至飛雲橋敢竭誠致祭用祈神休惟神祐
國祐民相予成功以報天子神其鑒之尚饗

單縣祭后土文

邇年黃河橫溢運道屢淤 天子特命某來治其事
既議疏支河于河南以利導之爰築長隄始于單之
林臺歷豐以迄于沛將以防橫溢而保運道也茲者
卜吉興工敢告于神惟神鑒之佐其成功尚饗

沛縣飛雲橋再祭大河文

去歲之秋 天子以河患未弭漕渠被淤特 命某
來治其事謹嘗告神疏支河于河南以分上流築長
隄于沛豐單以防傍決方今春和厥工並興而裏河
舊淤亦就挑濬庶幾運道通而河患不復作也凡此
寔賴神休相其成功惟神鑒之尚饗

單縣再祭后土文

河溢漕淤頗妨 國計 天子特命某總理其
事既疏支河于蘭陽滎澤以分其勢爰築長隄于單
豐沛以障其溢今厥功告成漕渠以寧實厚德默相
之力也敢申祭告以彰報謝惟神鑒之未祐 皇國
尚饗

滎澤縣孫家渡祭大河文

自九河不分河患頗殷 大明御宇地平天成雖間
嘗决溢亦治以寧邇年支流堙塞單豐沛下決漕渠
沙淤糧運阻澀惟是孫家渡故道可尋 上命巡按
河南御史督濬甚勤河伯效順忽決若傾人力因之
厥功告成某叨總河事來視茲隅幸渡口與趙皮寨
口二步並疏庶下流永奠而運道無虞也敬陳牲醴

用報神休惟神鑒之翊我皇猷尚饗

山川壇祈雨文

社稷城隍同

贛自六月不雨以至于今秋陽益驕晚禾日瘁民庶皇皇罔有攸賴匪民之辜寔吏于土者不德之致某忝鎮南邦良切競懼謹率群屬惟神是籲神其早賜甘霖我民允濟謹禱

開平忠武王廟祈雨文

王開國元勳遺澤茲土廟食有年民寔賴止今曠旱滋甚百穀將死王其終惠我民大沛甘雨庶我百職咸荷靈祉謹禱

江東廟祈雨文

惟神顯靈在在仰之矧是章貢為桑梓墟有災輒禱固民之私有禱必應亦神之宜自夏迄今旱魃猖披民則既病神豈罔知某恫瘝在身爾神是祈甘澤不靳三日為期謹禱

靈山廟祈雨文

古者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蓋人力所不及舍神無以致其誠某憂時之旱不能為時之霖賴爾靈山降雨出雲庶幾相予濟此困民謹禱

竹澗先生文集卷七

竹淵先生文集卷八

雜說譜例家記贊引題跋四十九首

雜說二十一首

七九皆奇數而九加多故九為老陽七為少陽而卦

之陽爻稱九六八皆偶數而八加多何故六為老

陰八為少陰而卦之陰爻稱六或者不得其說以

為聖人扶陽而抑陰殊不知天地生成之數始於

一終於十自兩儀生四象觀之太陽居一而含九

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

含六此理數自然之妙非人為也或曰何不直以

一二三四為陰陽老少乎曰六七八九成數也

今周易乃費直易程子因之作傳如乾坤卦爻辭下

附以彖象文言猶不失四聖之序如各卦辭下附以彖象各爻辭下附以小象錯亂殊甚曰何易十二篇乃孔氏之舊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呂伯恭定為經二卷傳十卷其序上經一下經二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是為古易朱子所為作本義者也世儒復折本義以附程傳何也

天下事貴思不貴疑然亦有當疑者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子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龍陽物也坤之上六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王介甫謂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謬矣

訟凶德也不慎於始不得已而訟貴能止也不能止而求終焉雖勝猶凶也子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絕訟之道也

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子曰謂謙則尊光自處雖卑而不可踰朱子謂謙則居尊者德愈光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據小象卑以自牧及繫辭謙尊而光觀之程說得夫子本意

六十四卦惟謙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可以崇德可以濟事可以存位故君子謙之為貴

重坤純陰十月之卦也十月非無陽也陽甚微也故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蓋陽雖剝

於九月實漸盡於十月之小雪雖復於十一月已
自小雪漸長積三十日而成一陽也邵子詩云冬
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陽非冬至頓生也冬至而一陽之生方成也

一陽來復於五陰之下曰復往而為臨為泰為大壯
為夬以五陽夬一陰夬盡為乾則陽極而陰生矣
一陰上遇五陽曰姤往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剝以
五陰剝一陽剝盡為坤則陰極而陽生矣陽生則
復矣陰生則姤矣一歲十二月往來於乾坤十二

爻矣

蒙以養正培其本然之善也童牛之牯禁其惡於未
發也蒙與童教所先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曰自明曰明明
德蓋本諸此

明夷之為卦也內離外坤離明也坤順也晦也文王
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晦其明德不違乎其時也
是以免於難也然而文王演易箕子叙疇當明夷
之時而開文明之運者天道也

節之九五得中故曰甘節甘者味之中也上六過極
故曰苦節苦者炎上之味也

古書疑字不離禽獸吳氏纂言改禽作走殊非蓋禽獸
能言不離禽獸吳氏纂言改禽作走殊非蓋禽獸
乃飛走之通稱如易田有禽書外作禽荒皆通稱
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則羔亦可曰禽也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則羽亦可曰獸也

仲春鷹化爲鳩天地之仁心見矣其秋也鳩化爲鷹天地之義氣形矣先王使鳥獸魚鼈咸若仁也田獵以禮義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無與於事親也而非愛敬其親者不能也故弟子知此禮其不孝者鮮矣鄰有喪春不相非厚於州相周黨相救也而哀死之情易相感也故鄰里存此禮其不恤者鮮矣

有無其禮而善處者以義也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爲干朝垂涕洟是已自有其禮而弗拘者可與權也童子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魯人欲勿殤是已有過爲之禮以譏人者非足恭也公儀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喪也檀弓免焉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其喪也子游牡麻經焉是已抑交游牡麻經非禮也子游曰禮也者豈以將以正禮爲禮乎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楊綰拜相而郭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夫有諸已者其動人不難也

月令之書可以考先王順時之政而不可泥也如春行慶賜秋始行戮之類道其常耳非謂事幾當速

者亦必俟時也如仲冬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
定卽周易先王以至日閉關也如孟春行夏令則
雨水不時等事亦猶洪範之叙咎徵也柳子厚謂
其苟以配五行而施政令離聖人之道又謂風雨
變異特瞽史之語何其泥哉是書雖出於呂不韋
乃假手諸儒所爲要之未純在擇焉爾矣

詩一發五豝朱傳云豝牡豕也據爾雅牝豝恐牡字
誤豕牡曰豝春秋傳盍歸吾艾豝是以豝去其勢
曰豝易豝豕之牙是也

漢高起于楚沛我朝興于金陵非自南而北耶金元
之亂華非自北而南耶王莽李林甫輩非北人耶
陸贄張九齡范仲淹歐陽修輩非南人耶王子明

據其本朝事言且知立賢無方所言未爲害理邵
堯夫天津聞鵲之說蓋前知一時氣數特因物而
發耳愚者遂執以爲通論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
也

譜例

姓氏之所從來遠矣時代變遷其上世多不可知吾
所可知之世吾尊以爲始祖可也譜圖界上下旁行
上自高祖下止玄孫爲五世玄孫再提爲九世又再
提爲十三世以至於無窮圖後畧疏名字事蹟爲傳
各以其世列焉異姓冒嗣者不得書同姓而失其宗
派者不得通譜凡嫡長子繼始祖者族人世宗之所
謂大宗也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同堂兄弟宗之

繼會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所謂小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世遠族衆其勢必分續圖譜者各自其所親之爲玄孫者提焉以下繫其子孫亦小宗意也而皆以吾譜冠焉則大宗可互見也譜掌於宗子支子各藏其副每歲必會族以讀之生子長孫增書之是爲譜之例云

記先祖遺翰二首

右書四通我顯祖廣西僉憲府君手蹟也歲月具書中惟第三書不具歲月考之行狀御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在景泰辛未也三書皆得之表叔吳康十丈吳則我祖妣姪也第四書乃與長伯父無爲州節判

者是年顯考陝西憲副府君暨四伯父諱瑄者將赴鄉舉故書云爾其末曰清慎勤曰謙恭小心雖爲節判府君一時丁寧之言寔吾家世守以爲家法者也嗚呼字心畫也言心聲也思吾祖而不可得見得見其心於片言隻字間則所以感詒謀之遠而念繩武之大者不在茲乎顧自宣德至今日九十餘年希曾生而早孤得此於淪落斷爛之餘不啻殷彝周鼎而其爲吾家舊物尤不易得謹識之以遺後人我顯祖廣西僉憲府君沒世旣久其手澤幸存者鮮矣右奏疏洎內臺諸公氏名蓋景泰初爲御史時所書希曾近檢諸故笥裝次爲卷傳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茲疏係立朝大節非細

善比也昔柳子厚記其先友於墓碑之陰後之君子
猶得考其卓然知名者二十人矧吾祖手列一時官
聯氏名名公頗多其中如鈞州馬公後至師宰顯考
憲副府君洎希曾又先後與之同朝世講之誼尤足
徵也爲後人者尚其知此而珍藏之

記先君奏疏後

右先君奏疏先伯父漁隱先生手錄者也疏在成化
二十二年奏准至今爲著令弘治二年先君以陝西
憲副卒于官時先伯父尚康健痛先君功業未竟手
錄遺文遺事備史氏采擇距今已三十年而先伯父
捐館十有四年矣幸此疏僅存也嗚呼觀此一疏而
先君之建明先伯父之友愛與我 憲宗皇帝用人
從善式閭封墓之盛節皆可見矣疏已載先君集中
先伯父詩文稿亦甚富從兄龍溪教諭榮方圖入梓
希曾獨念此盈尺之楮具見衆美謹識其後俾潘氏
子若孫永傳焉

恭記 御賜先臣勅後

右先大夫手錄 憲宗皇帝所賜勅也先大夫以僉
憲提學于蜀者七載日夕兢惕恪遵 聖諭一時士
風丕變人材奮興我 國家菁莪樂育之化大行弘
治改元陟陝西憲副提學 孝宗皇帝復賜之勅視
此勅詞一同惟地方職銜有異耳故事臣下領 勅
事竣則進繳惟提學勅例得不繳今二 勅皆寶藏
臣家龍章奎翰增輝永世臣希曾逮事 孝宗皇帝

追惟兩廟上賓先臣溘逝伏覩 綸音不勝 君
父罔極之感謹拜手稽首而記其後

記先君遺翰後

右先君遺墨凡十帖略依歲月先後為卷時一展觀
未我罔極之思禮稱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
焉爾夫書謂典籍蓋可以他求者也以父嘗讀焉而
弗忍讀讀別本可也乃若手蹟遺訓不可以他求者
也苟諉於弗忍讀焉而蔑棄之非所以學箕裘善繼
述是惡可不讀也諸帖或拾之故篋或得之故所往
遂家視先君靜虛集有小異者有逸不載者蓋集嘗
更刪潤而此則厥初未定之稿與一時應酬之筆
并識卷末以告我後人

記舊譜序後

右時舉潘公譜序特詳三潘之所自來而謂富不能
以皆富貴不能以常貴而清者之後亦不能守其業
夷考其時尚在元初去三潘之盛未甚久也而物換
星移已有不勝其慨者後百年為我 朝兵火荐更
無恠其子孫寔微而世次不辨也近時上虞潘孔脩
憲副雖不敢祖月林嘗輯清潘遺事一編自言得默
成月林二公御勅於山陰宋君翰又得宋勳臣潘公
美父子行實小像於越城士人乃知子孫不能世守
顧不若異姓之好事重可慨也予錄時舉公序而復
書此于後俾後之人庶幾知潘氏之故而又知所警
省云

記高侍講送行序後

右序得諸故篋殘缺磨滅僅存首尾九十七字蓋宣德中我祖僉憲府君掌教於淮安府之鹽城我曾祖贈御史府君嘗往遊焉此其歸而送行之作也若我高祖徵士府君召問朝堂奉使江右之事獨賴此序可見惜弗覩全文而其事之始末不可知已故家遺文雖片楮隻字子孫可輕視哉

書五賢遺像卷末寄兒紹

此五賢遺像一卷付兒紹收各像跋語乃西涯李文正公手跡公文章德業推重一世作此字時行年將六十矣而莊重雅飭一畫不苟如此觀者不待望履而聆聲歎可以想見其為人矣後生潦草宜常奉觀以自警發倘由是而有進則五賢地位亦吾分內彼丈夫也吾獨非夫也耶紹其勉之

宗伯童公贊

名軒號枕

浩乎其學之博確乎其志之卓故偶聖逢辰則猷為昭焯而履危歷坎非利害可奪完壁而歸枕肱自樂茲其所以為當世名臣為後學先覺也耶

王處士遺像贊

生彼勝國歸我皇極百五十年遺像可則氣清形癯隱德之符布素恂恂漁樵為徒讀書循理一鄉善士餘慶所鍾視其孫子

吳處士存恭像贊

身長而癯貌古而澤鄉稱善士年逾大耋僅僅治生

端木氏之貨殖孜孜濟物孫叔敖之陰德親賢而賢者與之混世而世俗取則吁嗟若人三代遺直

滁陽話別詩引

予兄栢軒先生由泰州司訓擢魯府滋陽王傅將之任過滁話別於是兄在泰凡九載希曾以太僕寓滁亦且八載而兄因便過滁至是蓋三度矣念予與兄自幼同學未嘗一日相舍比長筮仕離合不常往往託之聲詩以寫其悲歡思慕之懷則友于之情不能自己者耳魯有周孔遺風而宗藩仁賢吾兄此行竭誠所事以無負朝廷簡任之意亦云慰矣第陟岡興懷弗勝繾綣爰賦一律為吾兄贈而凡平日悲歡思慕之作亦附書之以識歲月他日同老林下歌此於山雲水月之間而相與賡和焉又將感概昔益敦堦麓之好云

赤松圖詩引

金華號山水佳地而赤松特勝宦遊以來常往來夢寐間頃因良工繪圖携以自隨每一披玩輒注目久之甲申秋雲南憲副朱子文先生來京以永州十三志見示公之永予之金華也山水之勝殆不相上下而予之弗文不能如公之志未以志赤松則欠事也公且行爰以圖贈而題其後公其念與我同者不獨山水也尚為茲圖文之

贈葉先生詩引

予與葉師道先生自少同事筆硯而先生先大夫予

之外舅也先生劬書攻文有經世志予賴其麗澤良深三十年來不意謫薄者偶試而才大者難爲用茲授羅源司訓非其好也亦安於命而已矣爲賦一律識別

贈鳳山秦公詩引

往歲癸未希曾爲南京太常適鳳山秦公以大司馬總留務幸獲奉顏色承謦欬以慰平生無何改官北寺方以去公左右爲恨而公尋被一召爲大司徒退食之餘又幸獲請益也惟公文章德業被今而垂後見乎群公贈送之作者殊未艾也希曾拜觀諸作敢綴一詩于後蓋公爲天下慶而私以自幸云

治河錄引

戊子之秋予奉命治河明年冬厥功告成都憲梅國劉公督漕過濟詢予所從事曰盍錄諸庶將來足徵乎乃俾書史錄其綱要若干篇有勅旨焉有奏議焉有文移焉有祭告之辭焉有書若記焉勅冠諸首餘篇依月日序次於是始末可觀矣是役也弭河患通國賦祗若皇上德意不敢不竭其愚若夫荒度利導壹是皆本其故而不致以智鑿云

題章賢母傳後

自古母氏稱賢率於其子之成立如所謂孟母蓋尤彰彰焉者余讀列女傳觀孟母之所爲教亦誠難已其自謂夫死從子則稱未亡人又矣而卒成子之大賢可不謂難乎余嘗歎古今人未必不相及而事之

難易有弗容槩論者及讀章賢母傳不能不重感焉
母之以賢稱視孟母未知孰難迺若方盛年時贅夫
子以廣圖厥胤中道而喪所天又能忍死以成其側
室之子皆情之不易克也禮稱婦順備而後內和理
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說詩者謂后妃之德不茹忌
故有樛木螽斯之福今章氏孝子順孫玉立蘭茁而
先世之業日昌以大微母之賢而至是乎推母之心
雖爲事君者法可也獨內則也哉儼諸孟母之所處
其難易又不同矣

題李太白畫像

昔人以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顏色爲李太白傳神詩
子每讀杜集至此未嘗不三復想見其人一日
承何君汝弘見壁間畫像若道家者流諦視之衣冠
偉異風神瀟灑惜綃地剝落題識無存君曰此太白
本來面目也會稽東山寺舊藏此像暨王逸少謝安
石靈運三像近世爲貴游摹寫易去者乃元與國初
所臨其逼真者宋時所臨寺僧秘之世復罕見然皆
非其舊也董內翰文玉雅與其主僧善頃偕宇訪之
主僧具道茲事爰出本來四像於木柱中以二謝授
文主以王李授宇亦以其最久最弊不堪顧惜耳予
惟物恃形以存者雖金狄石人不能久而不壞區區
毫素乃垂若干年之久而可觀而轉相臨摹者又將
蔓延于無窮則四先生所爲景慕於人人必有不恃
形而存者矣抑東山王謝桑梓其有遺像宜也不知

何緣有太白像史稱白天寶初南入會稽豈當時慕而貌之耶今脫木柱之藏裝飾一新後之觀者尚有以驗杜詩之善於傳神云

跋林都憲察院題名記

院署之有題名俾可考也可考則其人其政其名位所到勲業所就有不容以揜者而勸戒彰矣大中丞長樂林公家藏此刻乃廣西察院所爲題名者也公在弘治中嘗以御史按廣西去之二十載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回視列名諸君子上下百餘年間勲名赫然無出其右者蓋公之盛固不待是以傳而是刻將藉公以爲重然猶手之不置抑以自考也此古人不_自滿假之心而公之所以過人者歟宜其位崇功益懋勒鼎彝而垂竹帛不特斯名之題而已也往時公僉浙憲某在諸生中受知最久敢附其說以致景仰之私

跋林都憲平蠻奏凱卷

大都憲長樂林公弘治中以御史按廣西決策運籌削平諸蠻一時能言之士相與歌誦之題其卷曰平蠻奏凱後公累遷今官奉勅巡撫兩廣遂總軍戎之務焉蓋公胷中甲兵素所蓄積當時歌頌之者已卜其有今日矣孔子嘗謂有文事必有武備又謂不出樽俎而折衝千里公得之矣視彼佔畢陋儒平居誦說唐虞倉卒不能一時退虜者豈亦吾夫子之教使之然耶三復茲卷不能不爲之太息

跋先世遺翰三首

我顯祖廣西僉憲府君景泰初爲山東道監察御史
手書彈章洎 聖旨移文凡二通希曾近得之從子
燧拜觀之餘敬裝爲軸歸之俾謹藏焉昔冢宰鈞陽
馬公序我祖哀詞有云文升登景泰辛未第亦拜是
官得從先生之後者數年先生正色立朝風采凜然
凡院中陳大事劾大奸奏疏彈文多經先生之筆觀
此則當時疏草宜不止是惜散逸無存俾我後之人
情於世德可勝痛哉燧於我祖爲曾孫寔吾門繼會
之宗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燧尚懋之
我伯父漁隱先生早承家學攻古文歌詩雅意泉石
不求仕進故形之聲詩率皆冲淡清曠而無枯槁也
何繼靡豪誇之病所著有應酬稿湖蜀紀行錄其子
龍溪教諭榮悉携之任而其孫燧復輯逸稿四篇如
右蓋手蹟也希曾伏讀仰思恍乎耳誨言而目儀範
也敬識數語以泄其悲且以嘉燧之念爾祖云
右三書我顯考陝西憲副府君手蹟也一上我祖妣
諸父一與我從兄一上我漁隱伯父當時孝友之誠
宛然可覩從兄之子燧乃能什襲久藏間以視希曾
嗚呼吾親遠矣罔極之恨曷有窮已昔人有言讀孔
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
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矧在其子孫耶三復之餘
披淚識此以授燧燧於此將感發焉不亦吾門賢孫
子哉

跋宗譜記後

予之為譜不能上溯三潘而祖其所當祖斷自所知八世祖者為始祖矣猶恐其無以自別而久而復混也則因高祖始居雙溪定為雙溪潘氏宗譜夫萬派同一源也而必祖其所知必別其始居何也親吾親也親親而疎可推也故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此理一分殊之旨也

跋聖教序後

右唐太宗作聖教序高宗作三藏聖記各有答沙門玄奘書附其後又附玄奘所譯心經皆沙門懷仁集晉王右軍書咸亨三年刻石今在西安府學咸亨距今八百五十年矣此帖子家故藏相傳已百年字體迥勁不失右軍筆意可寶也

跋定武蘭亭帖後

右定武蘭亭真本自唐太宗得右軍手跡命歐陽詢臨摹勒石久之流落定武復失於宋之南渡翻刻紛紛而定武本多膺矣我朝宣德中東陽何公士英為兩淮鹽運使浚井得之世復鮮知正德戊寅淮陰胡汝愚來尹東陽從何氏榻數本貽予千年名刻一旦快覩其五字剗損仰字如針眼之類悉符諸家辨證而字畫之佳夔異他本則不俟辨證而可知為真定武也

跋孟英三碑後

右宋僧孟英篆十字文乾德三年刻石其十八體書

刻于乾德五年其篆偏旁字源又刻于咸平二年而
書法之工則當時陳希夷諸人歌詩洎郭忠恕書非
溢美也三碑皆在陝西此乃弘治初先君以憲副督
學時所榻家寶也

竹澗先生文集卷八

竹澗潘先生奏議卷一

諫垣六首

卿寺四首

遵

詔旨以正夤緣疏

弘治十八年
十月初二日

題為遵

詔旨以正夤緣事近該兵部依奉

詔條

查奏傳乞冗員

陛下酌量裁減初政維新又該

節奉

聖旨今後敢有仍前夤緣傳乞的著科道

并該衙門指實來說

臣惟

先帝在位蓋嘗裁冗

濫禁夤緣

陛下篤於繼述既播諸

詔旨矣邇

者兵部叅奏左監丞王潤題稱已故太監汪直生前
頗有微勞乞要查伊義男汪鈺汪璫原功量與官職
看守故塋一節查該奉有
憲宗皇帝聖旨着革
職為民閑住及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罷難又別

為議擬等因奉

聖旨准他汪鈺陞錦衣衛所鎮

撫帶俸汪敬與做總旗照例食糧欽此竊惟方今錦

衣衛所人員計見任管事外不知幾人帶俸幾人食

糧再授汪鈺等職役豈非冗濫况彼冒功得官先

朝累經革罷忽於今日乞陞豈非夤緣王潤此舉其

欺蔽非細故也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理既屈則辭

必窮彼稱汪直微勞以欺 陛下獨不思 憲

廟用舍與眾為公向革汪鈺等職豈無見而負人功

乎又稱孤墳可憫以欺 陛下獨不思 先帝

實天言猶在耳顧忍改於其道乎 陛下聖心純

孝通于神明初政嚴明堅如金石必不肯背 憲

廟以念汪直忘 先帝以憫孤墳輕天下大信以

徇群小之私臣獨恨王潤等巧肆夤緣朦朧奏請致

令 命下眾共驚疑查得汪直先年出師得不補失

而且生受蟒衣玉帶歿 諭祭安葬就使有功其

報已為過分即今雖歿其墳未為失所不知汪直果

何大功可以祿及義男汪鈺等如何守墳必湏 朝

廷官職况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

後而強求世祿之 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

蔭物理人情甚是无謂其為此舉非姦則愚臣叨備

言責誠恐夤緣得計則事體漸乖將來弊風不可救

止雖知事干近倖不敢隱默規避以負 陛下伏

乞 聖明加察特 勅法司將王潤等究治仍革

汪鈺等職役則政體歸一而姦回之徒不敢肆其欺

蔽矣

災異陳言疏

正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題為災異陳言事竊惟君德莫重於體元天道不

虛以示戒陛下改元伊始而上天示戒非常此

固天心仁愛欬陛下省懼也然我之省懼者或

不以實則天之仁愛者尤不可恃安危之兆可為寒

心邇者節奉聖旨事關朕躬的自當體行事有

當興革的各該衙門逐一開具來說仰惟聖慮

正欲務實以應天轉危而為安也臣待罪言路且喜

且懼謹以聖躬所當體行者言之若隆大孝

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是已以時事所當興革者

言之若振因循懲玩法備虜寇勵士節是已夫天地

者陛下受命之父母先帝與皇太后

陛下生身之父母故事天之道不外於事親得親之

心斯可以得天矣伏望陛下勤詣靈几躬

禮宗廟近思先帝教育之恩遠念祖

宗積累之德又常朝于太皇太后皇太后

之宮曲盡母子之情樂聞訓告之益使愛敬之念日

夕在心乃所以隆大孝也至於講學一事尤帝王

圖治之本可以開聰明可以養心志從容便殿之

中講論片時之會其事與視朝御膳等爾於聖

體未勞也頃以暑月停止經筵日講顧乃重事游

樂不避炎日陛下柰何舍有益而不肯為作無

益而不憚勞也臣恐不忠之人有以素先朝輟講為

言殊不知

先帝德性已成逸游素少

陛下

年方英妙豈可借此以損

至德伏望仍開

經筵

依舊日講使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勤

聖學

也他如射獵游戲徃徃使人心意荒惑形神勞頓甚

非所以保養 萬壽自求多福也千金之子猶坐不

垂堂

陛下以

宗廟社稷之身豈不自愛哉

良由左右前後不得正人希

寵導非迷

君誤

國此游樂固不可不節而佞倖尤不可不遠伏望明

詔中外放鷹犬絕玩戲仍

簡選內臣求其端謹者

以充侍從斥其姦巧者以爲懲戒務俾游樂有節而

佞倖不得近凡此皆

聖躬所當體行之大者也

天下之患莫甚於因循因循不振則國政日弊近該

戶部奏

准欲行吏兵二部查革冗食及行光祿寺

查勘內外濫費足國裕民莫急於此而乃累旬浹月

不卽奉

旨舉行部寺猶然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

郡可知伏乞降

旨切責各令逐一查奏從宜裁省

斷在必行庶幾人心知警而因循可振也

朝廷之

患莫大於玩法玩法不懲則

主權下移近該戶

部奏 准查勘草場以補國用兩次差官奉有 成

命太監寧瑾乃敢無故奏沮若謂不宜更改待各官

勘回取自

上裁未晚也若謂永樂以來地土則

國家政務隨時損益者孰非永樂以來事哉此其徇

私罔

上情罪顯然伏乞特

勅法司究治庶幾

威權不失而玩法可懲也方今北虜窺伺於三邊遠

夷竊發於雲廣蘇松近地海寇嘯聚江西四川時各有警皆由處置失宜以致猖獗至此夫用力攻戰固在將官而運籌調度多在憲職往時巡撫起自陞用者率與邊警處所及其頗積年勞漸轉內地旋擢在京此但爲人擇官非爲地方任人也今西北邊設立總制最爲得計各處巡撫亦既有人合無今後察其不堪邊寄者取回別用果有文武長才者特加久任秩滿則加其官有功則錄其嗣僨事則治其罪除遇丁憂致仕方許推補仍勅廷臣秉公議處使得展布以圖功不致苟且以避事如此而虜寇不靖臣弗信也臣又聞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立國蓋國家必養廉耻之士而後能得忠義之臣伏覩大明律及欽定條例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守衛上直軍校犯笞杖罪俱令納鈔婦人應決杖者非姦罪不去衣此我祖宗仁至義盡扶持四維也且廷臣密邇清光不啻軍校賢者守身不異貞女近見小有過犯多受刑辱臣竊傷之乞勅法司參詳律例通行三法司鎮撫司凡常朝官員過犯非係賊惡無得去衣加辱庶幾全君臣之大體興禮教於無窮其於國家非小補也凡此皆時務所當興革之不可緩者也臣仰荷聖明叨備耳目遭時多事深切憂惶用是昧死瀝誠仰禱萬一惟陛下垂聽而實行之以荅天意以慰人心宗社幸甚愚臣幸甚臣無任悚懼激切之至

求封疏

正德九年四月二十日

題爲求封事先該安南國故國王黎灝孫黎暘及國人奉表奏請求封該禮部題准差臣等充正副

使於正德七年二月初陸日領節及奉詔書勅諭并欽賜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前往本國封

黎暘爲安南國王臣等行至廣西南寧府地方移文憑祥州令其馳報本國以正德八年正月十七日入

其國黎暘差頭目黎德富等四員并通事人等至界首關迎接臣等授以儀注令馳付所司遵行二十三

日黎暘差頭目黎儀等四員來迎又差頭目阮時雍等三員呈送儀注中間有踈繆處臣等因指示曉諭

之令其改正二十五日黎暘率其官屬軍伍人等至

出班迎候

詔勅入班行禮畢退與臣等行禮而

返二十六日黎暘至富良江邊迎候詔勅至其府

中開讀行禮畢臣等以詔書付所司頒行國王黎暘退與臣等行禮具茶酒相勞送臣等出就館當日

國王至館來訪仍率其頭目懇留詔書以爲鎮國之寶臣等遵題奉欽依事理聽其請留二十七日

請宴後殿宴畢臣等遂辭以明日早行當日國王遣頭目黎廣度等二十員齎書具贐禮送正使金四

十兩銀六十兩副使金三十五兩銀五十兩生金各二十兩相金犀帶各一條相銀香帶各一條牙笏各

二件沉香各五斤線香各五百枝生絹各一疋牙梳各五副竹扇各五十把家人銀各五兩生絹各一

正臣等俱辭不受二十八日國王至富良江邊具茶酒相餞送臣等登舟仍遣頭目黎念等伍員護送另具書遣頭目黎彜等二員將前項贐禮齎送至呂瑰站臣等固辭之二十九日復遣追送前贐至市橋站臣等終辭之乃已二月初八日頭目黎念等送至關而回臣等看得安南國地方僻小風俗鄙陋雖習尚詭譎而其敬事天朝以及使臣之禮則靡所不至如各站遣人迎接每日三次館待所過地方刊木脩路臨回遠送不敢或替此皆皇上德威遠布之所致也臣等除將原領詔書筒并節照例另繳外謹具題知

劾違例朦朧奏聞疏

正德十年三月十四日

題為違例朦朧奏

聞事照得南京工部龍江瓦屑

壩二抽分竹木局每年各季分收放過竹木等項數

目例該造冊具本批差吏典齎赴本科本科官於

御前引奏送科查理我國家成法具載大明會

典所以防欺蔽稽出納者百數十年于茲矣正德十

年三月十三日該通政使司左通政劉達等送到龍

江瓦屑壩二局各奏二本俱奉聖旨工部知道

臣等看得前項本冊不由本科引奏事違法例情

涉朦朧所據該局大使童輝鄧崇及原差攢典曾必

虎王仕乾俱合有罪及照左通政劉達等一槩奏

送亦難辭責乞勅法司究治庶幾欺蔽知警而出

納可稽矣

公糾劾以嚴考察疏

正德十年四月初十日

題為公糾劾以嚴考察事竊惟朝廷考察以儆庶

僚必藉糾劾以明公論是以去留允當臣工罔私此

我祖宗良法美意所以制治而保邦者也舊例

六年一考京職凡五品以下令吏部會官考察其堂

上官令自陳以瀕上裁至於小臣苟容大官倖

位又許科道劾奏國家重典行之有年近該吏部

會考諸司沙汰不職然漏網之魁間亦有之大臣自

陳取應故事陛下恩禮優容淑慝未別夫魁惡

不除何以勸善大臣不簡何以表眾臣等叨任耳目

不敢緘默謹舉不才之尤眾議共醜者為陛下

數之某某云云此皆考察所不及清議所不容臣等

秉公推恕求其可留而不得始敢具實以上聞也

伏望皇上俯垂離照特施乾斷將竊杲等照例

罷黜庶幾姦邪不得以妨賢臣庶可期於稱職矣

慎興作以隆治功疏

正德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題為慎興作以隆治功事竊惟聖王之圖成功者不

作無益害有益其不得已而取諸民也則用其一緩

其二是以民不告勞功克就緒天休為之滋至國

祚綿於無疆我祖宗列聖之創守與

皇上之繼述率是道爾頃者嘗建乾清坤寧二宮所

以復祖宗之規正宸極之位垂燕翼之休誠

不得已之舉非若離宮別殿無益而可已者也

陛下猶且重於用民命廷臣集議至再此即大禹

卑宮室文王戒勿墜之心也天下臣民孰不感激願
効其勞哉近該內官監奉行工部脩蓋太素殿天
鵝房船塢等處錢糧動經巨萬軍匠不下數千臣等
聞知不勝駭懼臣等奏欽奉 聖旨這工
程還着該衙門查 說臣等又有以見

陛下慎重之心甚懃懃也請以今日之事理論之茲
役之興有四不可夫天下之財力有限 二宮之營
建方始寬一分則得一分之濟早一日則享一日之
安各處見興之役尚須促完以趨大工諸凡不急之
務豈宜併作以妨大計此不可者一也况邊陲之軍
儲告匱內外之冗食益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
四川未復瘡痍即今大木採及於遠方工料派遍於
天下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此不可者二也
近來京師風俗過奢物價騰貴豪右逞其僭踰小民
艱於生理兼之舊冬少雪初夏大雹收成缺望盜賊
生發或白晝驅馳或開巷劫掠民窮盜起可爲寒心
節用愛人正在斯際此不可者三也古昔帝王非無
臺池以供遊觀然其作以時其遊有節故民樂其樂
天眷其德考之月令當夏毋起土功毋發大衆今時
旣不宜矣况 大內遊玩之處頻年營造不少必欲
繼作尤非撙節之道此不可者四也臣等職叨耳目
事當論諫苟有見聞不敢緘默伏望 聖明察納
愚忠俯從衆議特降 勅旨將 太素殿等處免其
改作一切不急工程俱令停止仍令各該衙門查處

前項時弊於奢僭則申明禁之於盜賊則設法捕之於冗食則斟酌裁之於軍儲則措置給之將見人心悅而天意順不惟宮室之大工易成而國家之治安可長保矣

此疏留中

備用馬匹疏

正德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奏為備用馬匹事據直隸和州申

云

及據直隸滁

州申

云

案查前事本寺遵奉兵部劄付已經通派

去後今據前因臣等照得滁和二州災傷委的不減

廬鳳淮揚等處其土產馬匹矮小委的不堪交俵多

致揀退荷蒙 皇上軫念地方痛恤民隱特從該

部議擬將今年廬鳳等府江浦等縣馬匹改徵折色

文移所至萬口稱便惟滁和馬匹仍存本色是以小

民懷同仁之望伸無蓋之請竊計二州應納馬匹自

朝廷視之為數不多自二州饑饉之民視之其徵買

解俵掛欠追陪之累所係甚重伏望 皇上俯矜

下情特 勅該部議處合無將滁和二州本色馬匹

比照廬鳳等處事例暫改折色不惟官得實用抑且

民免貽累實為便益萬萬矣

自陳乞休疏

下正德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奏為自陳乞休事臣以菲才叨登弘治十五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尋丁母憂弘治十八年授兵科給

事中正德三年逮杖於午門前黜為編民正德五

年劉瑾敗戮仍蒙 朝廷起用歷陞工科都給事中

正德十一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萬死餘生再登仕

籍論諫無益於當時尸素尚叨於今職入仕垂二十
年行年四十有六俛思履歷奚補消埃恭遇
明紹統政化一新幸土臣民歡欣願治若臣者亦宜
勉策駑駘仰圖報稱奈何空踈蹇拙力不逮心况遭
患難以來血氣衰耗每遇陰雨兩腿隱痛艱於動履
若復昧於知止罪益大矣茲奉
明詔許臣等自陳
乃敢吐露肺腸陳乞骸骨伏望
聖明垂察
賜
之休致使臣得與田夫野叟謳歌太平以終餘年莫
大之
恩莫大之幸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懼為
此具本專差義男潘亮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
旨

均 恩例以蘇民困疏

正德十六年九月初三日

奏為均 恩例以蘇民困事伏覩 詔書內一欵浙
江等處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嘉靖元年分內除
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兌起運其餘夏秋稅糧
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匹絲綿花絨屯田 皇莊莊
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丁二庫蠟茶銅漆
銀硃等料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為率俱免五分以
蘇民困欽此竊照各處牧養種馬或論田地或論人
丁每年派取備用馬匹各照丁田册納是田地以納
馬為稅糧而人丁以納馬為徭役較之他處丁糧名
異而實同也今嘉靖元年稅糧人丁等項俱免五分
遠近聞知懽呼感戴獨備用馬匹係該臨期 奏派
小民未知蠲免分數不無缺望伏望 皇上 一視

同仁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嘉靖元年備用馬匹查照常年額數減半派取惟復分作二年減派亦免五分之數則 恩例無不均而窮民無不獲矣臣等又思漕運糧斛照舊徵兌乃取足於五分既免之外此項馬匹若不減免是取足於十分全徵之內故明詔止除漕糧其餘俱免五分為 恩至渥為慮至悉也仰惟 聖明御宇聿興虞周之治凡百貨財悉歸公帑萬姓悅服四夷嚮風誠千載一時也為今之計寧使馬欠取辦於公帑無使 恩推不均於小民况邇來邊軍交兌漸少官馬寄養頗多總計一年減免五分不過一萬二千餘匹 皇上富有四海豈獨靳此而不期副 大賚之初心哉臣等猥係職司不敢不豫言之惟 陛下矜察天下幸甚緣係均 恩例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典吏劉堂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照例暫處掛欠以稍減重併疏
嘉靖元年十月初七日

奏為乞憐災傷照例暫處掛欠以稍減重併事准本寺寺丞吳天挺牒據直隸滁州申為照本州里少民貧差繁賦重兼以災傷頻仍民困已極緣本處不係產馬地方逐年備用大馬徵銀召販收買起俵到京每至揀退回還一馬不堪換買三四次者有之一年解俵併徵三四年未完者有之今查正德十一年仍掛欠馬一十四匹正德十二年欠馬一十二匹正德十五年欠馬五匹正德十六年欠馬一十九匹俱經數

次買換節遭揀退經該官員累年住俸槩州百姓盡
至破家今當災傷之年縱使忍心追併買馬到京未
必全中不免仍有揀退之苦查正德十一年間為
暫處掛欠以稍減重併事該蒙南京太僕寺牛寺丞
奏兵部覆題內開正德十年以前其揀退不堪馬匹
選委廉幹官員變賣價銀差人解部轉發太僕寺收
貯買馬支用今本州與屬縣正德十六年以前掛欠
之數補俵不完伏乞憫念地方凶災百姓疲困轉為
具 奏合無照正德十一年 奏行事例變賣銀兩
解京庶公事得完卷宗杜絕民困少蘇等因到職據
此查得前項掛籌馬匹非獨滁州一州為然其餘淮
安等府和州等州縣亦有掛欠節經解俵退回追
未完若不移牒煩為查處具 奏照例改徵折色解
補則節年拖欠未免重併等因到寺臣等照得各屬
掛籌馬匹數雖不多然重複買解再三退換之累民
實不堪況聽民折價則積年之欠易完而收銀在官
則比產之馬易買伏望 皇上俯矜下情特 勅
該部議處合無將前項馬匹查照先年事例變賣價
銀解部惟復照依折色每匹納銀一十八兩領取原
批則官民兩便矣

蘇頌疏平於大宋皇帝重刊華因徑寺日華與野各處
未宗苦不殊難取為查實具奏照例如過林等

竹澗潘先生奏議卷二

都臺上九首

災異疏

嘉靖五年正月十一日

題為災異事據廣東韶州府申稱嘉靖四年十二

二十四日夜四更時分忽有電光閃爍自東南來雷

震有聲凡四次後雨下如注雷聲乃止為照雷電發

於春轟於夏蟄於秋收於冬乃今季冬之月雷電異

常上天垂戒不為無意又據江西贛州府申稱嘉靖

四年十月以來一向多雨至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大

雨微霽本日起至二十四日每酉時分滿天赤雲照

映牆壁俱見紅色二十七二十八日酉時赤氣仍前

看係災異合就申稟各報到臣據此看得變不虛生

天實示戒除臣痛自脩省及行各省并該道府衛所
縣等衙門一體脩省以弭災變外緣係災異事理為
此具本專差千戶楊忠親齎謹具題 知

遵 勅諭陳利弊以消天變疏

嘉靖五年
正月十一日

題為遵

勅諭陳利弊以消天變事查得接管卷內

准戶部咨該廣東按察司副使徐文溥奏內開疏鹽
法查得先因兩廣軍餉不足奏 准廣鹽於南雄府

推分許行南贛發賣繼因南贛軍餉不足奏 准廣

鹽於贛州府抽分許行袁臨吉發賣官民便之正德

十三年三月內該本部題

准廣鹽止許南贛發賣

其袁臨吉三府不許擅便行賣違者照例問罪司國
計者必有深見但淮鹽逆流而上三十餘程腳價反

重鹽價反輕商船經年不來而廣鹽止越一程順流

而下其勢甚便袁臨吉人民欲仰給淮鹽不食廣鹽

其可得乎夫淮鹽廣鹽皆國家利也民隨時變易可

行於南贛則亦可行於袁臨吉矣臣又訪得廣鹽自

南安過嶺下貢水者多係拆賣有引官鹽稱為大路

自石城過山下章水者係肩挑無引私鹽稱為小路

一入贛江則官私莫辨又有畏懼南雄府太平橋查

盤俱從小路越信豐縣橫田江九渡水徑裝袁臨吉

地方貨賣即欲禁革人民缺鹽嗟嘆何堪又况販鹽

之徒豈肯棄其世業重法誅之亦難禁止贛州雖設

橋船防禁秋冬水落則賂通把守賣放權貴囑託公

差夾帶弊且百出春夏水漲衝散橋船則聚眾連艘

執持器械乘勢徑度巡邏防守勢不能支於是乃有抽分之議以為不抽分則利歸姦雄之手官失自然之利然既係私販則法當禁捕乃從而征之是取之於盜賊也可乎頃因廣東軍餉缺乏鹽課虛耗特勅專官管理法固善矣然不濬其源而徒塞其流耳臣愚以為法既不可禁不若因其勢而利道之如蒙乞勅戶部計議查照題准舊例行令廣鹽照例南雄府納稅許行袁臨吉三府發賣經過贛州量行抽分以備軍餉該府年終將用過餘銀解部支用如此則廣鹽得以疏通私販以之自息民獲利濟而國用日裕矣前件查得先該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某題為地方事據

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王度呈前事照得江西一十三府先年俱係行淮鹽地方後因廣東用兵軍餉無資議抽鹽稅將廣鹽奏准行南贛二府後又因南贛用兵軍餉無資議抽鹽稅又將廣鹽奏准行袁臨吉三府今廣東之抽分仍舊南贛之抽分停止則廣鹽止當行於南贛而不當行於袁臨吉本道已經呈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聶明文存留橋關禁止廣鹽不許越境販賣但行之已久今奉停止則商人有本折之苦地方有鹽騰之害兼且把關人役姦弊紛紜巡邏官真詰捕旁午本道日益多事伊欲稍從假貸任其下流則無藉鹽徒乘其厚利興販前鹽散入

南直隸蘇松等處沮壞淮鹽本道亦難辭責為今之計合無於贛州龜角尾照舊開廠止抽廣鹽一件許行袁臨吉三府發賣其餘貨物不必再抽庶乎商民得販鹽之利窮民得食鹽之利江西之軍餉有資廣東之官鹽無滯似於地方有益等因到臣卷查前項抽分該前都御史王遵奉詔書停止外今據前因切照袁臨吉等府原非行廣鹽地方先年南贛二府賊盜生發錢糧無措奏准下流各府發賣抽分稅銀以充軍餉因此十餘年來彼處居民以食廣鹽為便各處商人以販廣鹽為利今一旦遏止委的民與無鹽之嘆商失經營之利眾口嗷嗷羣聚告擾且南贛地方界連三省盜賊淵藪今雖頗寧不測之患難保必無軍餉之用不可不備况江西各府節遭荒旱衛所官軍月糧屢年不得關支甚切匱乏之憂如蒙皇

上憫念地方俯順商民之情乞勅該部

議處准令將廣鹽照舊疏通於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季行委隔別府分廉能佐二官一員管理抽收稅銀貯贛州府庫聽候軍餉支用有餘助給官軍月糧等項之乏其餘貨物俱免抽分聽臣嚴督守巡等官查革姦弊年終造冊繳部查考等因奏奉

聖旨該

衙門知道欽此查行間今副使徐文溥又奏前因看係一事况所見相同揆之民情土俗似亦便順但於例未宜及事在彼中遽難定奪合行撫按衙門再行議處停當徑自奏請施行等因又查得先准本院

咨爲順人情宜土俗以通鹽法以充國賦事該巡按
兩廣監察御史曹軒嘗奏言之續准本院咨爲承
詔敷陳軍民利病以恢弘

聖治事該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黎貫亦奏言之又該前都御史聶

會同

廣東清軍監察御史楊銓議照袁臨吉三府雖係行
淮鹽地方水逆灘險鹽船不到自奏

准開抽通廣

鹽以來彼處軍民惟食廣鹽商人得利興販日衆近
奉例禁革民缺鹽商失利情甚不堪揆之理勢誠不
可以不疏通等因咨院及據江西布按二司守巡嶺
北道左叅政王大用兵備副使林大輅呈稱訪諸鹽
商自南雄太平橋推稅般至信豐縣九渡水下船徑
抵贛河南樂其便而南安則惟章水一支河道紆淺

兼以折梅亭換夫頗費脚力商人就此者少又瑞金

石城小路之鹽自福建汀州而來俱舟入貢水亦爲

違禁若在南安抽分則信豐各縣所過之鹽俱得不

稅合無查照舊規准將廣鹽許行袁臨吉地方發賣

於贛州龜角尾官廠照例抽稅於東西浮橋如法啓

閉每季於隔別府分坐委佐貳官員前去管理驗有

廣東南雄府票照曾經太平橋稅過每鹽十引抽一

引半其餘無票者每鹽十引抽二引折收價銀送贛

州府貯庫以備軍餉支用及南贛各衛所官軍月糧

并各縣隄備官軍口糧缺少湊支每季贛州府將抽

過銀兩數目備申合于上司衙門查考臣惟御史曹

軒等奏議率與咨內事理相同叅政王大用等所呈

亦似議處停當利民裕國足為良法况廣鹽先年通行於袁臨吉未聞鹽法有礙近年止行於南贛未聞淮鹽有來若不仍照先年疏通徒使私販益眾官捕益勞利歸漏網之夫而鹽食愈艱禍起拒捕之輩而事勢可慮抑且軍儲無資緩急無措非計之得也伏望 皇上軫念下情俯從輿論特 勅戶部計議施行地方幸甚緣係遵 勅諭陳利弊以消天變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千戶楊忠親齎謹題請旨

請採京營積弊以備不虞疏

嘉靖五年正月十一日

題為請採京營積弊以備不虞事准兵部咨該吏科給事中楊秉義題該本部議題奉 聖旨是都准

議行欽此欽遵內開一慎刑令切惟為政以用人為先御軍以擇將為急見今淮揚等處地方災傷重大民窮盜起勢所必至陝西延寧甘肅等處又各有大勢回遶出沒侵犯選將練兵用戒不虞誠為目前急務合無本部查照先今事理通行兩京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并掌科掌道及在外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等官文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各從公保舉謀勇廉能軍職官員不拘邊方腹裏寒微世胄開具履歷實跡徑自具 奏本部遇有領軍及坐營等項相應員缺斟酌推舉上請 簡用不許推托避嫌及濫保不實有負 朝廷訪求將材至意備咨到臣除軍職才績未著及詢察未真外訪得福

建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王翺弓馬素習而文事兼
通督備效勞而海寇遯迹湖廣守備柳桂等處地方
署都指揮僉事沈鸞先經征進而擒斬有功久任邊
方而軍威克振江西贛州衛見奉查勘功陞都指揮
僉事吳山年力方壯而累建軍功志操可觀而亦善
騎射見奉查勘功陞都指揮僉事明德屢征寇盜而
獲功已多素有勇謀而居間頗久以上各官職雖不
同才皆堪用乞 勅兵部再加查訪果如臣所言將
各官量才授任則將領不致缺人而軍職亦知所勵
矣緣係請抹京營積弊以備不虞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舍人謝珂親齎謹題請 旨

擒斬反招黠賊功次疏

嘉靖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題為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兵
備兼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為乞早發兵剪除反
賊以安地方良民事據守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鑒并領哨惠州
等衛指揮等官高瑛等稟稱有名賊首賴貴張廷山
張廷貴并甲從賊人劉廷珠等俱已擒斬將盡雖有
敗逃一二一時難以搜扒乞行留兵戍守仍乞呈請
掣兵等因據此案查先據惠州府歸善縣寬得都鄉
老總甲被害民鍾明廣陳尚能等各狀訴稱桃子園
首從強賊賴貴等反招聚眾劫殺人財虜姦婦女占
奪田土等情已經會議備由通行呈稟及調集原借
留操調達官火明伍宣等并指揮吳樹哨官軍與原

顧募打手及附近龍川興寧海豐程鄉揭陽河源等縣地方慣戰鄉夫行委管操惠州衛指揮高瑛惠潮二府推官周楫李喬木龍川等所縣千戶呂員朱鼎吏目吳增等官分領哨道剋期進剿又因前賊遞入深險山峒仍催督原奉軍門督發截捕別起流賊指揮雷潤哨官軍并達官亦上刺因等併勢夾攻隨奉軍門會批據本道會呈前事奉批議仰本道依擬嚴督上緊剿捕務在事機緝密計慮周詳獲功解報以靖地方重加獎賞毋容輕率怠誤貽患若究及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批仰嚴督官兵追剿事平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開報又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相批看得殘賊賴貴等昔招肆惡為患地方亟宜剿滅動調官兵事宜悉依擬行務使賊黨悉除獲功解報仍須戒諭督兵等官程鑒等毋得濫及良民斯為善舉其合用錢糧徑自酌處事完之日造冊繳報查考依蒙督據各哨官兵擒斬首從反賊賴貴等一百七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婦女大小八十三口并器仗馬匹前來會審閱實賊人賊級轉解賊屬權宜變賣價銀添湊賞功器械馬匹給與兵壯領用餒養騎征外又經催督各哨將搜山續獲賊人張廷貴宋亞黃等六十五名顆呈報在案今據前因看得前項惡賊賴貴等已擒斬二百四十一名顆雖尚有散遞餘黨數亦不多但山峒險遠林木障翳易於藏躲一時委難搜扒盡絕必須留兵

防守庶免殘黨嘯聚之患合無將本道顧募打手五百名并留指揮雷潤哨官軍四百三十員名仍在桃子園栢埔地方屯劄緝捕殘黨護民耕種其餘官軍打手鄉夫民壯悉行掣散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案查先據守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鑒呈為被強賊劫掠打礮銀兩搶檢家財焚燒房屋等事據長樂守禦千戶所中該蒙分巡僉事施儒案驗內開據潮州府呈據饒平縣瀝洲都致仕知州饒金家人饒二具狀訴 嘉靖四年八月內有家主前往本都安樂渡村收租本月二十九日早忽被強賊一宗二百餘徒突來本村劫掠將三細縛搶剥租銀七十餘兩家財衣服劫空仍劫

大河壹水至三河 巡檢司前隔河地名東門埔白日放火焚燒民屋三十餘家殺死民人杜大曾二仔二命仍將家主綁到 竹頭坑屯劄逼銀一百兩方纔釋放各賊於大麻村 登岸去訖告乞轉達施行等因據此又據海陽縣地方總甲劉廷陽呈稱前賊在於饒平瀝洲都虜船過 河突來到都虜劫鄉民陳文祐林大等家九月初七日 日至土名深村廷陽家住夜次日早將林大并經紀 人賴大公殺死二命等因又據三河巡檢司申據饒 金家人饒才告同前情及據民鄧文譽吳瀚等告稱 前賊打劫饒知州又劫東門埔曹永瑄等人財放火 燒屋殺人流劫大麻 一路人財殺死鄉民錢大仍虜 男婦二十餘名口本司督兵追捕

前賊擁入崑崙銅鼓嶂去訖等因到府轉呈到道看得前賊聚集二百餘徒流劫鄉村殺人燒屋勢頗猖獗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大患除行委該府推官李喬木等督兵追捕外今訪探得前賊越往海豐縣地方流劫緣照該縣捕盜缺官兵力寡弱恐難支持該府捕盜通判陶天祐年力衰憊亦難專責應合權宜暫委推官周楫督捕案仰本所速行守備指揮程鑒統領惠州碣石各衛所見在巡捕官軍并起取附近屯堡精壯軍餘各備鋒利器械督同推官周楫兵壯打手人等黏蹤追捕獲功解報施行依蒙備申到職切照惠潮二府地方每遇秋冬流賊往往聚眾劫掠今據報稱賊勢猖獗若仍於衛所起調巡捕并屯堡兵夫前去截遏尤恐兵力寡弱不無誤事必須呈調經戰精勇官兵督發相機跟捕方克有濟如蒙軫念乞發廣城下班休息達官二十名殺手三二百名及歇班惠州衛指揮雷潤碣石衛指揮房錦二哨旗軍協同附近地方兵夫分發併勢尋蹤擒捕其合用馬匹錢糧乞行守巡道議處備用等因具呈前來續據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為走報緊急賊情事據潮陽縣申稱本年九月十七日被流賊江文生等打劫貴山等都人財姦汙婦女燒燬房屋捉虜吉安巡檢司巡檢施淵等因到道看係捉虜職官重情除嚴督原委推官李喬木周楫并督發管操指揮高瑛統領見在達官千長總小甲打手共一千員名前去追

捕并關福建分巡 漳南道督兵把截各賊歸路及懸
 重賞示諭兵夫用 命舉事等因前來又續據僉事施
 儒呈為地方緊急 賊情事據領哨惠州衛指揮使高
 瑛呈前事蒙本道 紙牌備仰本職統領副巡檢練廷
 爵并達官千長打 手兼程前去隨賊向往黏蹤追捕
 務將前賊全夥擒 捕盡絕奪回被虜官負獲功解報
 依蒙統領副巡檢 練廷爵并達官千長打手共一千
 餘名到於地名梅 子坑據緝事打手走報流賊約有
 一百餘徒越來下 別雙頭畔田等村打劫民人張宗
 廣等家等因隨即 統領兵跟蹤追捕前賊聞知驚懼先
 將原虜去吉安巡 檢司巡檢施淵脫放遯往地名海
 林河埠虜船駕到 黃牛渡隘上登岸放火燒燬

突入十二都巡檢司屯劄本職探得濮溪都地名葵
 潭係是衝要水陸要路督兵到彼截遏設法出奇分
 兵河埠四岸裝伏前賊駕船柴隻開裝旗號灣船執
 旗上岸迎敵彼職督兵交鋒對敵當有千長曾元魁
 等衝鋒破陣被賊截傷眾兵奮勇向前當陣擒斬打
 旗賊甲并賊都總江文生黃環等及截傷數多各賊
 敗走兵夫追逼俱投葵潭河中淹沉難以斬取首級
 共擒斬獲賊人首從六十九名顆俘獲賊馬三匹奪
 回被虜船大小七隻省令舊役老人賴伯壽并鄉民
 李昭收候聽取等因又據揭陽縣千長蕭璋呈解賊
 級一顆長樂縣地方排年李元美等呈解生擒賊徒
 陳元達等六名賊級一顆各到道審閱明白今將擒

斬首從賊人賊級七十七名顆呈解審閱施行等因
及該軍門批發蒼梧道巡守官查審閱驗續據巡守
嶺東道僉事等官施儒等呈為乞早發兵剪除反賊
以安地方良民事據惠州府歸善縣寬得都鄉老鍾
明廣總甲官佐民人石記全陳尚能謝本明各具狀
訴稱被桃子園殘賊賴貴蕭廣朱曰廷張廷山等糾
合三百餘徒反招聚眾開張黑旗鳴鑼放銃劫殺人
財荼毒地方本年七月內將良民張文興等一家并
朱亞狗殺滅八月十九日捉虜陳尚能妻朱氏陳細
娘逼銀贖命九月二十九日殺死陳尚成譚氏等命
捉虜陳尚雄石原深等入巢打逼不知生死姦占闕
氏并女二口為妻日逐大肆去劫抄掠鄉村人財良

善拋棄產業逃命山林况今冬熟不能收割妻兒失
食告乞急救倒懸發兵剿捕以靖地方民賴安生等
情據此查得先因桃子園賊首李文積等反招聚眾
劫殺人財占奪田地已該分巡僉事施儒會同前帶
管分守左叅議徐度勘議明白備由通行呈奉三府
并提督南贛軍門及蒙巡按察院等衙門批行動調
漢達官軍兵壯行委守備指揮程鑒統督領哨同知
莫相指揮等官劉璟等管領剋期擣巢剿擒渠魁黨
從李文積等一千七百六十餘功解報審驗處決外
續奉撫按衙門案驗批呈依奉將各哨官兵掣散仍
行緝捕餘黨及借留領哨惠州衛指揮僉事吳樹哨
官軍哨守地方彼因殘賊賴貴等狡黠遯匿深山搜

扒不獲師還復出始及一百六十餘徒隨據甲頭賴
貴王廷珠等具狀赴道告乞招撫時值春耕暫行俯
順牌仰巡檢楊漢押帶賴貴等各還原居本分耕種
仍處給口食牛種安插俾當造冊回報在案今告前
因叅照殘賊賴貴等與李文積等同夥為盜征剿漏
刃既經撫處安插即當改過自新乃敢復肆兇頑糾
集醜類劫殺人財虜姦婦女逐散良善占據田產遂
致告訴紛然警報日聞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大
患又該各職督同守備指揮程鑒議照前賊積年狡
黠巢穴星散若只一路進兵未免東追西竄隨會案
將見在召募及借留長樂團操達官打手并添調附
近歸善長樂程鄉興寧等縣慣能殺賊敢勇鄉夫共

四千餘員名行委惠州衛指揮高瑛楊昂惠潮二府
推官周楫李喬木龍川千戶所副千戶呂員吏員吳
增程鄉縣主簿陳政等官分領哨道仍行守備指揮
程鑒統督剋期並進夾攻剿捕欲候呈請至日方行
舉事緣程途遠涉往返日久恐機事預泄則賊得為
備功難速成除一面督發各該官兵追剿前賊獲功
之日另行解報外今將緣由具呈照詳等因前來已
經批仰嚴督官兵追剿去後續據巡守嶺東道僉事
等官施儒等呈為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內開據指
揮高瑛哨生擒賊首賴貴賴富賊徒謝德勝等共三
十四名斬獲賊級四十三顆俘獲賊屬劉氏等大小
共七十七口奪獲賊馬三匹推官周楫哨生擒甲從

賊人王大等四十五名斬獲賊級四顆俘獲賊屬張氏等四口推宮李喬木哨生擒賊首張廷山賊徒廖亞伯楊阿琳等共三十六名斬獲賊級十顆奪獲賊仗腰刀二把槍一根馬一匹禽書一本黑紬旗一面千戶呂員吏日吳增哨生擒賊徒張廷興等五名斬獲賊級三顆千戶朱鼎哨擒獲賊人伍世寬等四名斬獲賊級三顆把截要路巡檢楊漢擒獲賊徒鄒叔仔謝鸞等二十三名俘獲賊屬二口巡檢楊通擒獲賊人二名唐從貴沈亞二驛丞鄭文秩擒獲賊犯一名塗明主簿謝鏗擒獲賊徒江大等五名各前來審得賊首賴貴賴富等甲從賊人劉廷珠等六十六名并審究因傷中途身死首從賊人張廷山等四十七名及就近斬獲賊人劉禽總等首級六十三顆共一百七十六名顆各委的先投在李文積等手下爲盜大征脫捕後隨同賴貴等聽撫反招劫殺張文興等家人財占奪田產等情是實取具口詞在案賊級委千戶魏騰高等閱驗真的及審得解來賊人數內朱亞長等四十二名各執詞有稱係近投入在彼耕田者有稱在彼附近居住者俱不曾爲盜等情及數內朱亞長等三十名俱有該圖里老見在證審果係良善當即釋放其劉廷聚劉廷器黃明何木旺廖舉李元禎李亞長鍾彪葉四九名止係一面之詞劉湯旺梁金保陳學仔三名跡涉疑詞俱係事干強盜重情遽難輕信發回該管河源等縣速拘里排親鄰審勘

并將器仗馬匹給與見操兵壯領用餼養騎征賊屬
權宜酌處就彼變賣價銀入官添湊賞功及再嚴督
各哨官兵搜扒敗逃餘黨盡絕另行解報今將首從
賊人賊級共一百七十六名顆呈解審驗施行等因
及該軍門批仰蒼梧道分守官會審閱驗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
御史姚謨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潤鎮
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麒巡按廣
東監察御史涂相議查得別卷一宗為陳言地方利
弊事節該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公韶奏稱廣東之
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言撲捕之有益與大
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寧清遠白水後山恩平陽

江綠水羅傍河源龍川等處委的盜賊淵藪常年竊
發不能斷絕撲捕於始發則用力易而為費少俟其
猖獗而後誦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為費多合無今後
地方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設法
撲捕不許遷延怠忽釀成大患其有功績顯著者亦
與其實奏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勢要子弟捏名
插報若果賊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指定地方賊首
姓名不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辯玉石其有相應
撲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許巡按御史指
實劾奏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通行欽遵外臣
等為照廣東惠潮二府饒平長樂等縣接連福建江
西地方三省交界萬山盤礴谿徑聯絡多岐延袤數

千餘里自昔流通嘯聚動成大患今流賊江文生等
敢以烏合之黨類流劫良善之鄉村殺虜人財而肆
無忌憚姦汙婦女而白晝橫行拒敵官兵捉虜職官
驚駭郡邑兇惡特甚若非早為殄滅必將流禍於四
方反賊賴貴等本該桃子園之殘黨復踵李文積之
故智據舊巢而兇殘大肆眇官司而劫掠盛行殺人
放火無所不為占產奪婦特其餘事若非急謀蕩掃
亦必貽釁於他日今分巡僉事施儒乃能運謀設策
籌畫有方於流賊江文生等既已剪其萌芽賊黨為
之遠遜於叛賊賴貴等亦復擣其巢穴賊壘為之漸
清俘馘已踰四百之衆靖寇用安兩郡之民且不多
煩兵力亦無浪費錢糧其功實為可嘉分守右叅

汪思亦能同心督率協力贊成計畫無遺進攻有備
其功亦宜所錄再照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
僉事程鑒承委剿賊克效勤勞亦合優獎但 恩典
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擅擬伏乞 聖裁除行

該道守巡守備官將原調征有功官軍人等查照規
格犒賞以勵人心及量留官軍打手在於剿過地方
屯劄往來緝捕殘黨護民耕種其餘盡行掣散放回
休息外緣係擒斬反招黠賊功次及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備行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
設法撲捕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其實奏 聞議擬
陞賞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劉高親齎
謹題請 旨

議處守備官員疏

嘉靖五年四月初十日

題為議處守備官員事臣惟南贛乃多事之地守備為禦侮之官安攘之計擇將為急訪得守備江西南贛二府地方都指揮僉事康英年力衰憊動履艱辛徒取素餐之譏難責奮武之效且聞本官亦嘗奏稱有疾乞回調治此其自知之明不可一日安乎其位者也又訪得江西贛州衛指揮使陸都指揮僉事吳山明德之二臣者並當壯年而累建軍功俱有謀勇而習知土俗但因奉查功次在闕日久若以見陞職銜用之功次聽查或以原任職銜用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則皆可備將領者也伏望皇上加察勅兵部計議合無將康英放回原衛以遂其私將吳

山明德量用一員就近交代惟復別選將材速令赴任庶幾守備得人而地方有賴矣緣係議處守備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謝恩疏

嘉靖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為謝恩事嘉靖五年七月十二日准兵部咨為

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內開該本部具題奉 聖

旨是各官既能擒斬劇賊巢穴盡空其功可嘉鄭潤

姚鎮朱麒潘希曾涂相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施儒汪思程鑒各賞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欽此欽

遵移咨到臣本月十七日贛州衛舍人來儀於禮部

順領花銀二十兩大紅織金獬豸紵絲一表裏素紵

絲一表裏齎送到臣除欽遵望 闕叩頭領受外伏
念草竊就殄邊陲稍安藉兵力以有成仗 天威於
無外雖嘗指示實匪賢勞乃蒙 溫旨褒嘉槩與賞
功 恩典白金頒 內藏之寶拜捧生輝文綺重華
袞之榮被服思稱極逾涯分莫報涓埃尚當省厥躬
推之揚清激濁庶以脩內治期于本固邦寧臣不勝
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李環親齎謝
恩謹具奏 聞

守備缺官疏

嘉靖五年十
一月初七日

題為守備缺官事照得福建守備汀漳地方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賈能因嘉靖二年五月內流
賊劫掠長泰縣珪塘等地方該巡按衙門叅奏嘉靖

四年十一月內提問隨該鎮巡衙門會委鎮海衛指
揮同知徐麒暫管守備汀漳查得賈能緣事一年之
上尚未回任就使問結而庸懦誤事亦難倚賴况多
事地方非任用得人正其體統何以奮武弭盜訪
得見委徐麒克效勤勞福建三司守巡官考語類多
稱其練達而可當一面江西贛州衛功陞都指揮僉
事見奉查功吳山先嘗經 臣保舉江西三司守巡官
考語類多稱其勤能而武藝優長此皆可備推選者
也伏望 皇上俯察 臣言 勅兵部計議合無將
賈能放回原衛以戒不職將徐麒吳山量用一員就
近接管惟復別選才能速令赴任則官不欠缺而事
可責成地方亦得保障矣緣係守備缺官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李環親齎謹題請旨

議處兵備官員疏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為議處兵備官員事照得湖廣整飭柳桂衡永等處兵備自副使滕謚考察去任迄今一年新除副使尚未到任該省撫按衙門始委分守上下湖南道右叅政留志淑帶管尋委分巡下湖南道僉事鄭光琬又委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溱相繼帶管雖地方多故勢非得已然往來不常交代無緒虛文遙攝顧彼失此且承委官員未免遷延避難姑俟兵備之至而遂諉之也况柳桂等處乃湖南極邊與江西廣東接連隸臣管內緣無專官任事難以責成盜賊之行捕屢督未獲貪殘之發問屢催未結雖臣亦日俟兵備

之至而卒未至也地方廢事深為可虞伏望 皇

上加察 勅吏部計議合無將久除不到副使作缺

別處另擇廉能官員推補速令前來管事地方幸甚

緣係議處兵備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申明地方事宜疏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為申明地方事宜事竊照南贛汀漳與惠潮兩韶柳桂等處當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邊之交萬山中峙而蠻寨雜居大海外薄而蕃舶時至盜賊之出沒無常招撫之叛服靡定雖地割四省而延袤數千里間賊情略相等也臣到鎮以來嚴督各該守巡兵備守備等官練兵備盜緝喜禁姦雖鼠竊狗偷時就撲

滅而恃險稔惡難保無虞使非先事豫防何以圖難
於易查得兩廣鎮巡衙門與臣會本內開別卷一宗
爲陳言地方利弊事節該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公
韶奏稱廣東之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言撲
捕之有益與大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寧清遠白
水後山恩平陽江綠水羅傍河源龍川等處委的盜
賊淵藪常年竊發不能斷絕撲捕於始發則用力易
而爲費少俟其猖獗而後調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爲
費多合無今後地方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
兵備等官設法撲捕不許遷延怠忽釀成大患其有
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
勢要子弟捏名插報果賊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

指定地方賊首姓名不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辯
玉石其有相應撲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
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題奉 欽依備行欽遵一節

臣惟先撲捕而慎大征深切廣東事宜如近剿惠潮
叛賊賴貴等不甚費而易爲功者正以此也但南贛
汀漳郴桂等處皆與廣東接連事體相同前項 欽
依事理未蒙通行無以明示各該官司以作其奮武
之心以懾彼姦宄之氣似爲未便伏望 皇上

勅兵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 欽依事理備行到臣
督行各該官司一體欽遵庶幾事可早圖兵知自奮
而盜將聞風消沮矣緣係申明地方事宜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順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竹澗潘先生奏議卷二

聖朝高世具本朝... 臣等... 奏議...



